

## 一个拥有四个博士学位的人

1. 不少人努力读书，为的是在公开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大学，然后谋一份稳定的职业，最好是一份长约，而不是散工或合约工。在百多年前的欧洲，有一位叫史怀哲 Albert Schweitzer 的年轻人，在 25 岁那年已经获取得两个博士学位，做了教会牧师，并很快获得了大学终身教席。他也是研究管风琴和巴哈的专家，他的音乐著作后来又为他带来另一个博士学位。在 29 岁那一年，他决定再读一个医学博士学位，但不是为了执业赚钱，而是为了去非洲。
2. 史怀哲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无意中得知当时非洲殖民地的情况: 心脏病、肺病、精神病、痢疾、痲疯、脓疮的患者很多，但方圆几百里都没有医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更甚的是当地人的学识和卫生水平很低。史怀哲在兼顾牧师和大学教授工作的情况下，完成七年医科课程和实习。那时，他已经 38 岁了。
3. 他再用了一年时间以写书、演奏等方法筹集到的钱买医疗物资，在 1913 年带同接受了护士训练的妻子，和七十箱药物和医疗仪器启程前往非洲。他们用了二十多天才去到目的地，最后十四天是用木筏在三百六十公里的内河逆流而上的。他们找到一个废弃了的鸡棚开始诊症。你可以想象到，数以千计的病人立即从四方八面涌来，希望接受这位德国医生的治疗。
4. 很快，史怀哲医生就知道，病人这么多，他必须要建造有系统的医院。要建医院，就要聘用当地的黑人。在那个年代，在非洲生活的欧洲殖民者普遍认为黑人懒惰、爱偷窃，并且没有责任心。这种对黑人的歧视与偏见，史怀哲并不认同。他在扩建医院时，请了几个黑人帮工，一连几天，工程

进度非常缓慢，他非常吃惊，为什么做来做去，好像没有什么进展呢？一位工人安慰他：“先生，别生气，生气是没有用的，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如果我们工作时，你在一旁监督，我们便会做得很好。”史怀哲后来认识到，这话千真万确，屡试不爽。

5. 这样的麻烦并没有令史怀对黑人土著产生鄙视，他把这看作是文化差异。因为当地一般人并没有国家、法律、职业、储蓄诸而此类的观念。例如在当时非洲某些地区，当地人在确保基本粮食充足之后，根本没有出外找工作的需要，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离家外出工作，他们对工作的意义和职业的概念，与西方世界完全不一样。
6. 在非洲生活几十年，史怀哲曾批评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剥削。白人带来令人上瘾的烈酒和当地人没有抵抗力的病毒，给当地土著造成极大灾难，白人又用欺骗的方法，掠夺黑人土地，实在很不公平！他认为在欧洲和美国的基督徒不能因为报章没有报导就对黑人的苦况不闻不问，应该要主动地为白人的暴行做补偿，为被咀咒的地方送上祝福。史怀哲觉得欧洲人应该视非洲人为兄弟。或者极其量，欧洲人可以自认为大哥。他的意思是作为大哥，只是在某些地方比弟弟早起步，亦有责任去扶助弟弟。他说，「我始终坚信，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谓为文明世界中的人来得强韧，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
7. 有一天，史怀哲乘船去出诊。小船在非洲美丽的河流上航行，他对着河水默默沉思。看着夕阳西下时分河马母子情深的场景，突然一个思想火花在他的脑海闪亮：世界之所以如此美丽，是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有着平等的价值，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从一只河马到一只蚂蚁，从一只猴子到一朵

野花，从一只小猫到一只塘鹅，从白人 to 黑人，所有的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无故伤害其他生命。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不应该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应该是和谐相处的关系。

8. 由此，史怀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敬畏生命」的人，否定了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宣扬生命平等的哲学。100 年来，这个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生态环保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的思想源头。他说，「除非有不可避免的理由，我们没有权利在其他动物身上加诸痛苦和死亡，我们应该觉得在无心之下造成其他生物的受害和死亡是件非常可恶的事。」
9. 令人沉思的是，史怀哲的敬畏生命理念，并非仅指不伤害肉体的生命，也指不伤害人的心灵。他说：「一个人不应分析或探究另一个人的人格。因为人不仅有肉体上的羞耻，也有精神上的羞愧。我们应该尊重它。灵魂有自己的壳，我们不应该将之剥开。」尊重心灵隐私的理念，奠定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
10. 在史怀哲的努力下，医院从一个简陋的鸡舍起家，变成一所能容纳几百名住院病人的医院，医院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义务医生，很多因病痛濒临绝望的黑人得到了免费救治。医院又建立麻风病区，黑人麻风病人从悲惨的被遗弃者，变为被细心照料的、有尊严的人。为了感谢医院的救命之恩，康复的麻风病人在史怀哲的住所前载歌载舞。
11. 史怀哲不仅治病，也引导黑人走出迷信与偏见。当时那里的黑人靠天吃饭，种族之间不相往来，互不信任，在丛林法则中自生自灭。史怀哲以无限的爱给黑人注入关爱，也注入了感恩，引导黑人兄弟走出混沌。

12. 史怀哲说:「真正幸福的人,是那些已经开始寻求并知道如何服务他人的人。」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史怀哲夫妇曾因德国人的身份而被拘禁,也被关过法国俘虏营,因此感染赤痢和日晒症,夫妇俩饱受病痛折磨,也经常面临饥饿和资金短缺。但史怀哲仍然非常感恩。1912年,他准备去非洲时,要辞去大学教授及教会牧师职位。为此他曾有过很大的挣扎。因为他非常享受讲道和讲课。为免勾起这份难舍的痛楚,他在去非洲之前,都尽量避免路过所曾工作过的教堂及大学。另一令史怀哲感到挣扎的,就是他曾经以为去非洲传教和行医,从此就要与所爱的音乐告别。巴黎的巴哈学会因不忍心看见史怀哲的音乐天赋就此遭埋没,送了他一台特殊打造的钢琴;为对抗非洲经年潮湿的气候和白蚁,钢琴的表层全用锌细心镀过。这台特殊构造的大乐器,在非洲陪伴史怀哲半个世纪有多。更没想到,他其后进出非洲十三次,都是在世界各地以音乐演奏来筹募经费。
13. 史怀哲在非洲生活,就是白天忙于为黑人治病,建造医院,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作哲学著作,弹奏钢琴;礼拜日,则为人们布道。神学、哲学、医学、音乐几位一体的知识体系,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让他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14. 1953年,史怀哲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终其一生,圆融地结合神奇的才能,贡献给神、贡献给人类,实践了无私无我的最高境界人道精神。直到1965年他以90岁高龄安息在兰巴托医院旁简朴的墓地中。他简朴的墓前,黑人送上的鲜花从不间断。

反思:从史怀哲医生的故事所见,你认为甚么是人道精神?